

世界名著群芳谱

经典情

海甸
娜娜
游苔莎
雅金卡
玛丽

吉子 ◆ 编写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贝奇娜
玛丽花
伊丽沙白
高兰德
柳波尼加
娜塔莎
黛妮丝
奥尔迦

怀

世界名著群芳谱

经典情

吉子◆编写
上海人民出版社

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典情怀：世界名著群芳谱 / 吉子编写.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ISBN 7-208-03828-7

I. 经... II. 吉...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1354 号

责任编辑 陈莉莉
封面装帧 陈楠

经典情怀

——世界名著群芳谱

吉子 编写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5 插页 5 字数 118,000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208-03828-7/G·736

定价：10.80 元



编写者的话

阅读世界名著《战争与和平》，少女娜塔莎的音容笑貌给了我深刻印象，突然一个想法冒了出来，何不编写一本“世界名著中的少女”。于是，我开始读一本一本名著，大概读了三十五六本，粗计有一千多万字，终于选定了二十三本，编写成这本小册子——《经典情怀——世界名著群芳谱》，献给读者。

少女同“美”连在一起。她们像初绽的蓓蕾，像清晨的朝霞，像春天的娇燕，像无瑕的白玉……你从中会获得美的享受，带来一种美的陶醉。

少女性格多种多样。有的娴雅，有的机敏，有的善良，有的傲慢，有的奔放，有的柔弱，有的怪诞，有的刚烈……五彩缤纷，栩栩如生，少女天空绚丽多彩！

少女来自社会各阶层。或来自下层社会被侮辱被损害的婢女孤女难女，或来自上层社会养尊处优娇生惯养的贵族小姐；有雅有俗，多姿多彩，呈现少女整个世界。

少女情怀是诗。有些十五六岁十七八岁少女会隐隐滋生出春情爱意,开始早恋。然而,早恋多半不成功,它像一面镜子清晰地显示给你:少女还缺乏准确的判断能力,感情虽热烈但不切实际,似真似幻,遐想联翩,陶醉飘然。结果如何?浪费春光,空留遗憾。

这本小册子涉及的世界名著大多写于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初叶,距离我们已很遥远。但是,历史留影和艺术形象能让今人看到过去的异国少女,增添见识,获得启迪。

借助国内诸多译著编写成这本小册子,谨向译者致谢。

吉 子

2001年5月

NAD32/07

目录



编写者的话

- | | | | | | | | | | | |
|----|----|----|----|----|----|----|----|----|----|----|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 娇女 | 慧女 | 善女 | 淑女 | 孤女 | 才女 | 异女 | 稚女 | 烈女 | 难女 | 婢女 |



目录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恩女	傲女	婧女	孝女	猎女	俗女	苦女	怪女	弱女	纯女	魁女	神女



1

娇女



娜塔莎 出自列夫·托尔斯泰〔俄国〕的《战争与和平》。她十六岁了。她在父母身边时，她和姐妹们在一起玩乐时，她同青年人翩翩起舞时，处处表现得娇媚、可爱，讨人喜欢。



一

约盖勒的跳舞会，是莫斯科最愉快的跳舞会。这种跳舞会中的特色，是没有主人与主妇，只有那些十三四岁的姑娘们。参加舞会的姑娘都很美丽：她们都那样狂喜地微笑着，她们的眼睛都那样地发光。而其中尤以娜塔莎优美动人。

娜塔莎一进舞场的时候，便发生爱情。她不是单对某一个人发生了爱情，而是对所有的人发生了爱情。在她看人的时候，她看见谁便爱上谁。

跳舞会之后的某一天，大厅里传来了笑声和劝娜塔莎唱歌的愉快的声音。

娜塔莎唱出第一个音符，她的喉咙扩大，胸脯鼓起，眼睛露出严肃的表情。她在这时候没有想到任何人，没有想到任何事情，从带笑的嘴里流出声音，这声音会使你感动甚至流泪。

她现在不像小孩那样地唱歌了，在她的歌里已经没有了她从前所有的那种可笑的小孩的努力，但是据听过她唱歌的内行鉴赏家说，她唱得还不很好。“未经训练，但是有极好的声音，应当训练”，大家都这么说。当这个未经训练的声音带着不合规律的舒气和紧张的过门在唱时，甚至内行鉴赏家也希望再听听这个声音，因为她的声音里表现了她的处女的纯洁。

二

一天，母亲和女儿有了重要的谈话。兴奋的娜塔莎跑到母亲面前。

“妈妈，妈妈！皆尼索夫向我……”

“向你什么？”

“向我，向我求婚。妈妈！妈妈！”她叫着。

母亲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女儿不久前还在玩木偶，现在还在读书。

“娜塔莎，不要胡说！”母亲希望这是笑话。

“怎么胡说！我向您说实情，”娜塔莎生气地说，“我来问您怎么办，您向我说‘胡说’……”

母亲耸耸肩膀。“假使皆尼索夫真的向您求婚，那么你向他说‘你是傻瓜’，这就完了。”

“不是，他不是傻瓜！”娜塔莎愤慨地严肃地说。

“好，你爱他，那么你就嫁给他！”母亲又生气又带笑地说。

“不是，妈妈，我以为我没有爱他。”

“那么就那样向他说去。”

“妈妈，您发火了吗？您不要发火，亲爱的，我有什么地方错了吗？”

“不是，亲爱的。你愿意我去同他说吗？”母亲微笑着说。

“不，我自己去，您只要教我一下。这在您是不费事的。”她补充说，回答着妈妈的笑容。

三

为了田庄上的监护问题，三十一岁的安德来公爵必须去会本县贵族代表娜塔莎的父亲——罗斯托夫。在罗斯托夫家里，安德来有好几次窥见幼辈之中因为什么缘故发出笑声的开心的娜塔莎。“她在想什么呢？她为什么那么高兴？”安德来每次问自己。

晚间，他好久睡不着觉。他起来了，走到窗前去开窗子。一打开窗子，月光就射进了房里，好像它是早就在窗外守候着的。夜是清凉、寂静、明亮的。安德来把胳膊搭在窗台上，眼睛注视着天空。



他的房间是在当中一层，他听到上边女子的说话声。

“只再唱一次！”上边女子的声音说，安德来立刻辨出了这是娜塔莎的声音。

“你要什么时候睡呢？”另一个声音问。

“我不要睡！来，最后一次……”

两个女子的声音唱了一个乐节，这是一个歌的结尾。

“啊，多么美妙！好，现在该睡了吧。”

“你睡，我不能够睡！”娜塔莎的声音在窗子旁边回答。她显然把头完全伸在窗外，因为可以听到她的衣服声，甚至她的呼吸声。一切都安静了，就像月亮、月光和影子那样。安德来不敢动弹，怕泄露了他无心在场。

“索尼娅！索尼娅！”又听到娜塔莎的声音说。“哦！怎么能够睡觉！你看，多么美妙呵！啊，多么美妙呵！起来吧，索尼娅。”她几乎在声音里带着眼泪说。“要知道，这样美妙的夜色，是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的。”

索尼娅勉强回答了什么。

“哦，你看，多么好的月亮！……啊，多么美妙！你到这里来。心爱的，亲爱的，到这里来。哦，你看见吗？在这里，这样地蹲下来，就是这样的，抱住自己的膝盖，——抱紧，尽量地抱紧——要用力一跳就飞上天了。就这样！”

“当心啊，你会跌下去的。”

传来了争执声和索尼娅的不满意的声音：“已经一点多钟了。”

啊，你只会破坏我的一切。好吧，去睡，去睡。”

一切又都平静下来，但是安德来知道娜塔莎仍然坐在那里。他听到时而出现的轻轻的响声，时而发出的叹气声。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她忽然叫起来。“睡就睡吧！”她砰地一声关上了窗子。

四

娜塔莎十六岁了，她的童年好友保里斯来看他们一家。

一天晚上，娜塔莎的母亲跪拜在地毯上作晚祷。这时，娜塔莎穿着便鞋，光着脚，跑进来了。母亲的祈祷心情消失了。娜塔莎脸红着，兴奋着，看见母亲在祈祷，便忽然停止了跑步，蹲下来，不觉地伸出舌头，责备着她自己。她看到母亲继续在祈祷，踮脚跑到床前，迅速地用小脚儿蹭着小脚儿脱下便鞋，跳到榻上。这个榻是高高的羽毛垫子的床，有五只一个比一个小的枕头。娜塔莎跳上去，沉陷在羽毛垫子里，向墙滚着，然后，躺平了，把身子向被褥里钻着，把膝盖弯到下颏，踢着脚，几乎听不见地微笑着，时而蒙着头，时而窥看着母亲。母亲作完祈祷，面孔严厉地走到床前；但是看见了娜塔莎蒙了头，便仁慈地无力地微笑一下。

“妈妈，可以谈话吗？”娜塔莎问。她抱住母亲的颈子，吻了她的下颏。

“哦，今晚要谈什么呢？”母亲靠在枕头上这么问。

“关于保里斯……”她严肃地说，“告诉我吧，妈妈，他好吗？”

“他很好，我爱他像儿子一样。但你希望什么呢？”说这话时，母亲看了看女儿，这个面孔由于它异常严肃凝神的表情引起了母亲的惊异。

娜塔莎在听，在思索。

“你对他希望什么呢？你知道，你不能够嫁他的。”

“为什么？”娜塔莎问。

“因为他年轻，因为他穷，因为他是亲戚……因为你不爱他。”

“您怎么知道的？”



“我知道，亲爱的。”

“但假使我想要……”娜塔莎说。

“不要说蠢话了。娜塔莎，我认真地……”母亲说。

娜塔莎没有让她说完，把母亲的大手拉到自己面前，吻它的背面，然后又吻手掌，然后又翻转来吻手指。

“说吧，妈妈，您为什么不作声？说呀。”娜塔莎望着她的母亲说，母亲的温柔的目光望着女儿，似乎在这个沉思中她忘记了一切她所要说的话。

“这是不合适的，我的心肝。并不是大家都会了解你们从小的关系，于你是不利的。”

“哦，我不结婚了，不结婚了。”娜塔莎微笑着望了望母亲。

“不结婚了，不结婚了。”母亲重复说，震动着全身，发出仁慈的、意外的笑声。

“不要笑了，停止吧。”娜塔莎大声说，“他很好，很好，很好！但不完全合我的趣味——他那么狭窄，好像饭厅的钟一样……您不明白吗？”

第二天母亲把保理斯找来，和他谈了话，于是从那天起，他就不再到娜塔莎家来了。

五

娜塔莎要去赴她平生第一次大跳舞会。她这天早晨八点钟就起身，整天都在狂热的兴奋和活动中。

在潮湿的寒冷的空气里，在颠簸的、狭窄的半暗的马车中，她第一次历历在目地想象着在跳舞会中，在灯火辉煌的客厅里等待着她的东西——音乐、花朵、跳舞、彼得堡所有的出色的青年。直到她走上灯火辉煌的楼梯时，她才想起了她应该在跳舞会中有什么样的举止，并且极力采取那种庄严的态度，她认为这是在跳舞会中姑娘们不可缺少的。

乐队奏起了清晰的、正确的、动人的、有节奏的华尔兹曲。过了一分钟，有一对开始跳舞。娜塔莎望着他们，几乎要哭了，因为跳第一圈华尔兹舞的不是她。

“让我向您介绍我的女儿，”娜塔莎的母亲红着脸说。

“我已经荣幸地认识了，假使伯爵小姐记得我。”安德来恭敬地低低鞠着躬说，他走到娜塔莎面前，还未说完邀请跳舞的话，就伸出手去搂抱她的腰。娜塔莎对于失望和狂喜都有所准备的焦急的面色，忽然明朗起来，露出了快乐、感激、小孩般的笑容。

“我等你好久了。”这个惊惶的、快乐的女孩子，当她把手放到安德来肩上时，似乎是用她那含泪的眼睛里所流露出来的笑容这么说。他们是走进圈子里面去的第二对。

安德来是当时舞会中跳得最好的人之一。娜塔莎也跳得好极了。她那穿缎子舞鞋的小脚，迅速、轻巧、灵活地跳动着，脸上显出了幸福的喜色。

在安德来之后，保理斯走到娜塔莎面前来邀她跳舞，那个很会跳舞的副官也来了，还有几个年轻人也来了，她很快乐，红着脸，不停地跳。

夜餐前，安德来是愉快四对舞伴中的一员，又和娜塔莎跳舞。他向她提起她在月夜中睡不着觉，以及他无意地听到她说的话。听到安德来的回忆，娜塔莎脸红了，她竭力替自己辩白，仿佛由于她的话无意中被安德来听见而感到害羞。

在四对舞完结时，娜塔莎父亲邀请安德来到他家里去，问女儿是否觉得愉快。娜塔莎没有回答，只微笑了一下，这笑容似乎责备地说：“怎么能够问出这样的话？”

“平生从来没有过这样愉快！”她说。并且安德来注意到，她的细臂迅速地举起来，要抱她的父亲，并且立刻又放下来了。

(图 龙吟)



娜达丽亚出自屠格涅夫〔俄国〕的《罗亭》。她求学勤勉，感情深刻，很有主见。她想开导——一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罗亭，但努力未果，她伤心地承认错认了人。

“您应该工作,要做个有用的人”

少女娜达丽亚,猛一看也许不怎么可爱。她还没有发育完全,有些瘦黑,背还微微有点伛偻。但是她的面部轮廓却是美丽的,端正的。特别美丽的是在她那清秀中分为二的弯弯的眉毛上,配上了一个整齐平正的前额。

她很少说话,只是注意地、几乎是目不转睛地听着,望着别人,好像她要衡量别人所说的一切。她时常一动不动地站着,两手下垂,陷入沉思;这时,她的脸上就表现出她的内心的思想活动……一丝儿难觉察的微笑就会突然浮上她的唇边,而又转瞬消失;于是她就会徐徐地抬起她的大而深的眼睛来……

她从不亡魂落魄;反之,求学很勤勉。她的感情是深刻而且强烈的,但是从不外露。就是在做小孩子的时候,她也很少哭,如今十七岁花季年华,则连叹息也很少听到。

她尽管爱母亲,但并不完全信任她。

“你没有什么事可以瞒我,不然,你会十分谨慎地隐瞒起来,你才有主见呢。”母亲有一次对她说。

她望着母亲的脸,暗自想道:“有主见有什么不可以呢?”

当罗亭在露台上遇见她的时候,她正要和她的家庭教师彭果小姐到花园里去。一碰到罗亭,她的脸微微一红。

“您散步去吗?”他问她。

“是的。我们到花园里去。”

“我可以奉陪吗?”

“当然,先生,很高兴。”老小姐彭果急忙说。

她们和罗亭并肩走着,娜达丽亚起初觉得有点局促,但一会儿以后,就觉得轻松了些。他开始问她近来在做什么,欢喜不欢喜乡村。她回答时多少有点胆怯,但并不是人们惯常



装出也常被误认为娇羞的那种慌慌张张的羞怯。

他和她谈幸福，谈青春，谈诗，当他说到自己穷，到处流浪，感到疲倦，应该是休息的时候了，娜达丽亚惊讶了。

“难道您当真认为，是您应该休息的时候了么？”她胆怯地问。

罗亭转过脸来，面对着娜达丽亚。

“我是想说，”她微觉困窘地回答，“别人尽可以休息；可是您……您应该工作，要做个有用的人……”

“感谢您的过奖，”罗亭打断了她，“做个有用的人谈何容易！”

罗亭不胜绝望地挥一挥手，不胜忧郁地垂下了头，这使娜达丽亚不禁自问：昨晚她所听到的那一番热情洋溢、充满希望的话，难道竟是他说的么？

罗亭并没有停止他的谈话，他的话像川流般地倾泻出来，直到彭果小姐向娜达丽亚宣布该回家了，罗亭才告别。

“在新叶开始萌发的时候，旧叶才会脱落”

两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在这整个时间里，罗亭几乎从未离开过娜达丽亚的家。她离开了他就过不了日子。跟他谈自己，听他的议论，对她已经成了一种必需。有一次，罗亭说他的钱用光了，要走；她就给了他五百卢布。

在她家，罗亭和娜达丽亚谈得最多，最长。娜达丽亚并不像有些女孩子似的和罗亭胡扯；她如饥似渴地倾听着他的言语，极力探索它们的意义，把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怀疑，都交给他来判断；他成了她的导师。

“告诉我，”有一天，坐在靠窗口的绣花架旁，她问罗亭，“冬天您会到彼得堡去，是吗？”

“要是能找到钱，我会去的。”